

佛經

語言

初探

知識

識知

熱惱

怒忿

豆麥

睡覺

自守

賢聖

敗壞

哀悲

煩毒

追嚴

聞見

害毒

自持

忿怒

喜歡

從來

緣因

歡喜

惱苦

人客

究竟

和安

安和

潔淨

養育

酸毒

稱名

大家

自可

邪毒

千年前以白話寫下的佛經，
經過時間的變遷，

難免與現代語言有所不同。

佛經語言學研究即在解讀這些日常用語，
直接聽懂佛陀說什麼！

竺家寧·著

死生

市賈

好淨

自大

消息

惱熱

生死

知識

火毒

信敬

不請

交通

敬信

自為

麥豆

賢聖

莊嚴

雜毒

名稱

瞋毒

自損

冤毒

錢財

壞敗

嚴刀

因緣

悲哀

鬱毒

育養

自修

言語

往來

淨好

熱毒

楚毒

感激

嚴事

自宣

賈市

正真

真正

善來

惡毒

自欺

淨潔

財錢

止休

都廬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佛經語言初探／竺家寧著．-- 初版．-- 臺

北市：橡樹林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2005[民94]

面：公分．--（衆生系列：JP0023）

ISBN 986-7884-48-5（平裝）

1.佛教語言學-論文，講詞等

224.51907

94015999

衆生系列 JP0023

佛經語言初探

作者 竺家寧
特約編輯、文案 何定照
校對 鄧月枝、張幼梅
插畫 曲曲
封面設計 A+design
內頁設計 歐陽碧智

發行人 涂玉雲
總編輯 周本驥
副總編輯 顏素慧
編輯 王珊華
行銷 黃文慧
出版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56-0914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讀者服務專線：0800-020-299
24小時傳真服務：(02) 2517-0999
讀者服務信箱E-mail：cs@cite.com.tw
劃撥帳號：19833503
戶名：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é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E-mail：citekl@cite.com.tw

初版一刷 2005年9月

ISBN 986-7884-48-5

定價：28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 94.50

佛經

語言

初探

竺家寧·著



育養	自損	敬信	消息	淨好	嚴事	真正	淨潔	稱名	惱苦	聞見	豆麥
自修	冤毒	自為	惱熱	熱毒	自宣	善來	財錢	大家	人客	害毒	睡覺
言語	錢財	麥豆	生死	楚毒	賈市	惡毒	止休	自可	究竟	自持	自守
往來	壞敗	賢聖	知識	感激	正真	自欺	都盧	邪毒	和安	忿怒	賢聖

目錄 CONTENTS

【推薦序】充滿趣味的時光隧道之旅

6

【作者序】認識佛經的一條新途徑

——談談「佛經語言學」

10

顛倒詞

第一篇

顛倒否

● 佛經用詞常常倒過來說？

22

● 一千年前的「人客」

37

● 佛經中的「言語」和「語言」

40

糊塗語

第二篇

不糊塗

- 「睡覺」是醒還是睡？ 46
- 無量佛法都慮計校 53
- 「究竟」還是「究竟」？——佛經中的究竟 60
- 能為諸衆生，作不請親友——佛經中的「不請」 71
- 善來比丘，皆成沙門——佛經中的「善來」 87

古早話

第三篇

今天說

- 越感激，越生氣 104
- 「大家」只有一個人？ 107
- 「方便」的古往今來 110
- 日日月月，而消息之——「消息」的幾種用法 117
- 此「交通」非彼「交通」？ 139
- 佛陀的馬子？ 142

第四篇

難單字

究變化

- 不怎麼毒的「毒」 148
- 佛經裡的 myself 167
- 什麼是「衆生這瞎慧」？ 177
- 汝等早起當共嚴辦 184

第五篇

繞口令

探究竟

- 三千世界來去去 214
- 一切諸慧，無去來今——佛經中的「來·去來·去來今」 240

第六篇

三字經

作一詞

● 佛經流行的「三字詞」

268

第七篇

外來語

聲音始

● 佛典閱讀與音韻知識

296

【附錄】語言學小辭典

306

【推薦序】

● 慧開法師

充滿趣味的時光隧道之旅

竺家寧教授應《人間福報》之邀，自二〇〇四年四月八日起，於每周四、五，在「縱橫古今」專欄，以「佛經詞彙的趣味」為主題，發表一系列的文章，用活潑生動的筆調，為廣大的讀者介紹中文佛典詞彙的趣味所在。此一專欄系列歷時整整九個月，累積了八十篇文章，如今竺家寧教授將已發表的文章集結成冊，以《佛經語言初探》為書名，由橡樹林出版社刊行流通，囑我為本書寫一篇推薦序文，我欣然應允。

一談到佛教的經典，一般大眾的典型印象與反應有二：一是深奧難解，不得其門而入，二是浩瀚無邊，望文興歎。因此，即使有興趣想要一窺佛經的堂奧，以求進一步了解佛教的內涵，卻基於這種面對佛經的畏懼心理與成見，而成為一種共通的障礙。在本書中，竺家寧教授提出另一種角度與層面的思考觀點與解析進路，為大家解開漢語佛典的密碼，破除一般大眾的錯誤成見與心理障礙，帶領我們無有畏懼地深入經藏，悠遊於中文佛典的智慧之海。

對現代人而言，漢語佛典中的語言文字所以顯得深奧難懂，真正的關鍵其實不在語言文字本身，而在其語言文字背後所累積的歷史差距與沉澱（現代網路上所流傳的新新人類「火星文字」，對我們這些LKK人類而言，也是相當深奧難懂的）。如果我們能掌握佛典語言演變的歷史脈絡，知道語音、語意、詞彙與句法如何變化，同時了解中文構詞的規律以及語法的習慣，那麼我們不但可以縱橫漫遊於歷時上下一千餘年的經典寶藏之中，而且這種深入佛教經典語言的時光隧道之旅，還充滿了諸多趣味，這是竺教授帶給我們的第一項心理建設與啟發。透過他的細心導覽與精闢解析，讀者會發現許多原本看起來深奧難解的佛典語言，是那麼的生活化與平易近人，而且與整個中華文化的血脈臍帶相連。

筆者曾經遇到不少人問道，為什麼佛教的《大藏經》要如此地汗牛充棟？為什麼不學學基督宗教或伊斯蘭教，只要有一部《聖經》或《古蘭經》就好了？害得他們望而生畏，不得其門而入。其實，中文佛教經藏會令一般大眾望而卻步的浩瀚篇幅，不但不是在傳播上的缺點，而是一項具有無比優勢的文化資產。《佛說造像量度經解》云：「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就如同綜合醫院一樣，必須提供種種不同科別的醫療與保健服務，才能對治病人種種不同的疑難雜症，而滿足社會大眾種種不同的健康需求。就是因為眾生的煩惱無盡，佛陀

才不辭辛勞地宣說種種不同的法門，以對治眾生種種不同的煩惱心病。此外，歷代的祖師大德，例如玄奘、義淨：等大師，爲了求法翻經，冒著生命的危險，歷經千山萬水，才完成他們偉大的心願與使命，留給我們不朽的文化瑰寶。如今，全世界最豐富的佛經文獻是用中文記錄的，包括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的翻譯，以及歷代中國祖師們的撰述。大多數的梵文、巴利文佛經在翻譯成中文之後，原有的版本即使在印度與斯里蘭卡都早已失傳了，只有中譯本完整地保留下來，這些中文佛典已經成爲當今世界上最豐富的佛教文化資產與教學資源，我們不但應該引以爲榮，而且還應該重新深入地開發探索自家的經典寶庫，發揚光大於現代，這是竺教授帶給我們的第二項心理建設。除了這兩項心理建設之外，他還送給我們一項研究佛教經典的利器，就是「佛經語言學」，也是引領讀者破解漢語佛典密碼的武功祕笈。

竺教授還點出另一個相當普遍的誤會，就是認爲中文佛經是從梵文、巴利文翻譯過來的，所以是「二手」資料，不是原典的第一手資料，在學術研究的價值上差了別人一截；加諸國內的學術界受到歐、美，特別是日本學術界的影響，也認爲佛典語言的研究應以梵文、巴利文、藏文爲宗，而中文屈居末座。我們不否認梵、巴、藏等佛典語文的重要性，但是「漢語佛典」與「佛典漢語」亦有其不可或缺及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與學術地位，即使在歐、美學界亦有這樣的認知。今舉一例，

《妙法蓮華經》是少數現今仍然有梵文原本保存下來的經典，然而，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Leon Hurvitz所翻譯的*Scripture of the Lotus Blossom of the Fine Dharma* (*The Lotus Sūtra* 《妙法蓮華經》英譯本)，其所根據的「原典」並不是梵文本，而是鳩摩羅什三藏翻譯的中文本，它的梵文本僅是作為對照的參考文獻。此外，《金剛經》也有梵文原本保存下來，但是歐美現今多數的英譯本也都是根據鳩摩羅什三藏翻譯的中文本。

作為漢傳佛教文化的繼承人，我們應該運用現代的學術方法，全面而深入地探索「漢語佛典」與「佛典漢語」的豐富內涵，誠如竺家寧教授所言，全世界只有我們有能力、有義務作好這份工作，這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使命。

竺家寧教授在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開設「佛典漢語」課程多年，他嚴謹紮實的治學態度與春風化雨的教學風範，在佛典漢語的研究與教學上，對於受業的僧俗二眾學生有極為深刻的啟發。本書的問世，不論是對於佛學專業研究的學者與研究生、有心深入經藏的佛弟子或是一般讀者大眾，都是一大福音，筆者由衷地希望竺家寧教授未來還有一系列有關「佛經語言學」的著述，繼續帶領我們深入中文佛典的堂奧，讓我們能直接聆聽到佛陀的微妙法音！

（本文作者現職為南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作者序】

竺家寧

認識佛經的一條新途徑

談談「佛經語言學」

語言對於人類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是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的主要標誌。所謂「佛經語言學」，就是弄清楚古代佛經裡面所說的話，這樣不但能幫助讀者克服讀經時的語言障礙，更可以作為探索古代漢語的重要憑藉。

一般人聽到「佛經語言學」這個名稱一定會感到陌生。因為過去我們一聽到佛經，腦子裡總是泛起一股莊嚴的宗教意識。似乎在一般人的感覺裡，這是佛教徒的事，與塵世之人無關。要不然就是搖搖頭說：「喔啊！佛經哪，艱深難讀唷！」這就是一般人心目中的佛經。但在學者的眼中，佛經是義理的、是哲學的，而把佛經視為「佛學」。因此，拿起佛經，覺得第一件要事就是窮究探討其中的思想與微言大義。

民國初年，梁啟超寫了一部《佛學研究十八篇》，其中有〈翻譯文學與佛典〉一章，特別強調「我國近代之純文學，若小說，若歌曲，皆與佛典之翻譯文學有密切關係。」並論及馬鳴所造的《佛本行讚》，實是一首達三萬餘言的長歌，雖然不用韻，然而讀起來，卻覺得與《孔雀東南飛》等古樂府相彷彿。而其《大乘莊嚴論》則幾乎是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說。能令讀者「肉飛神動」。我國自《搜神記》以下同類的小說，與《大莊嚴經論》一類的佛書因緣很深。至於《水滸傳》、《紅樓夢》，其結體運筆，則受《華嚴經》、《涅槃經》的影響也極深。宋、元、明以來，雜劇、傳奇、彈詞等長篇歌曲，也間接受到《佛本行讚》等書的影響。故梁氏認為近代文學與大乘經典，實有相當微妙的關係。

梁氏是第一個注意到佛經文學價值的人。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更用了兩章的篇幅來介紹「佛教的翻譯文學」。他認為佛經「給中國文學史開了無窮新意境，創了不少新文體，添了無數新材料」。像《法句經》中的偈語本是眾經的精華，不加雕飾，自成文學。又如《維摩詰經》本是一部小說，富於文學趣味；《妙法蓮華經》可算是世界文學裡最美的寓言。胡適又認為，印度文學裡有一種特別的體裁，散文記敘之後，往往用節奏文體重說一遍，這部分叫做「偈」。中國彈詞文學裡的說白與唱文夾雜並用，便是受佛經的影響。

中國的傳統文學，是很少富於想像力的，像印度人那樣上天下地毫無拘束的幻想能力，使中國神仙文學從簡單拘謹的《列仙傳》、《神仙傳》發展到《西遊記》、《封神榜》，都是印度文學透過佛經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此外，佛教的傳教運用了轉讀、梵唄與唱導，這是佛經文學傳到民間去的途徑。古代和尚念經，講究聲韻技巧，小孩念書，秀才讀八股文章，都哼出調子來，這都是受到佛經的影響。

自梁啟超、胡適以後，人們除了宗教的佛經、哲學的佛經之外，開始注意佛經文學的一面。然而，文學和語言是一體兩面的。既然注意到文學的層面，自然也會逐漸注意到語言的層面。事實上，當梁啟超強調文學價值的同時，他也專有一節談及語法及文體的變化。他發現佛經一概不用「之乎者也」，也不用駢文家的綺詞麗句；倒裝句以及句中夾雜解釋語的情況極多，又多重複前文語。還有許多帶有長串形容詞的名詞；散文與偈交錯，而偈又無韻。這些分析已經觸及了語言研究的問題。

然而，在「語言研究」風氣不盛、語言知識不普及的我國，這方面的進一步開展就顯得遲緩許多。事實上，這是佛經研究的重要一環。下面我們來談談「佛經語言學」的定義、範圍與內容。

「佛經語言學」的定義、範圍與內容

語言對於人類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是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的主要標誌。人類利用語言傳播自己的經驗，累積共同的智慧，它幾乎是整個文化賴以成立的基石。所以，無論中西，學者自古都非常重視語言的研究。我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了《爾雅》、《說文》、《方言》、《釋名》之類的語言學專著，清代的語言文字之學更是達於鼎盛。只是近百年來，西方的研究成果在某些層面逐漸超越了我國，所謂「現代語言學」指的正是西方的語言學。

我們要真正了解語言，應該由四方面著手：語音、構詞、詞義與句法，這是語言組成的四個主要領域。因此，「佛經語言學」的研究可以劃分為這四個部分。所謂「佛經語言學」，也就是弄清楚古代佛經裡面所說的話，包括東漢以後所有翻譯為中文的佛教經典，也包括唐、宋、元、明各代本國和尚所撰寫的禪宗語錄。「佛經語言學」就是要將裡面的語言現象弄得清清楚楚，這樣不但能幫助讀者克服讀經時的語言障礙，更可以作為探索古代漢語的重要憑藉。

「佛經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就是要觀察我們的語言是如何產生變化，變化的規律又如何？因為佛經保留了大量當時的語言紀錄。古代的譯經者為了更有效地傳

播佛法，總是運用社會大眾的口語來進行佛經的翻譯。所用的詞彙，在當時都是耳熟能詳的群眾用語，絕不是象牙塔裡少數學者孤芳自賞的文言。唯有這樣，佛法才能深入民間，和民眾沒有隔閡。

但也正是這個緣故，今天我們讀佛經感到困難重重。因為社會的活語言最容易產生變遷，不斷的演變正是語言的常態。一般人說佛經難讀，總有一個誤解，以為是其中的道理過於艱深，不是一般人能夠了解。其實，我們想想，佛陀是最平易近人的，他最鼓勵出家人入世傳法，他要解決的是人們最普遍、最基本的情慾與離苦的問題，絕不會拿一些眾人不能接受的高深哲學來讓眾人產生距離感。佛經正是佛陀想要傳播的教訓，它必須是平易近人的，譯寫成中文的佛經也當遵守這個原則。

梁啟超曾指出，佛經數千卷，其中的道理可以用兩個字包含，那就是「無我」。思想的問題其實很單純，那麼佛經難懂的癥結在那裡呢？其實就在「語言」。因為那是「古代」的白話文。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今天若要真正讀懂佛經，首先就必須克服語言的障礙，必須從「佛經語言學」著手。

由以上的介紹，我們可以知道，研究「佛經語言學」的知識至少有兩個目標：

第一、是要通讀佛經，了解佛經語言的面貌，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

第二、在於了解自己語言的變遷歷史。知道語音、詞彙、意義、句法如何改變，進而揭發語言的奧秘。

中文佛經寶庫待挖掘

古代的出家人，把「佛經語言學」的鑽研，視為日常生活中一門重要的功課。

宋代鄭樵《七音略》序文提到：釋氏以參禪為大悟，通音為小悟。所謂「通音」，就是語言、音韻的研究，可以說一部中國聲韻學幾乎與佛門脫不了關係，同時也說明了古代僧人對「佛經語言學」的重視。近世佛教界對「佛經語言學」的生疏，雖然與大環境有關，但是只要我們有決心，有正確的認識，必能繼承先賢的優良傳統，重振「佛經語言學」的研究，應是當今出家人以及語言學者責無旁貸的工作。

談到「佛經語言學」，一般人總有個觀念，以為就是指梵文、巴利文的研究，這個觀念未必正確。其實，全世界最豐富的佛經文獻是由中文寫成的，包含了東漢六朝隋唐的翻譯佛經和唐宋時代由中國人自己撰寫的禪宗語錄。這些中文佛典，可說是當今世界上最龐大的佛教資源，其數量及內容之浩瀚，遠遠超過了梵文、巴利文、藏文的佛教經典，因為很多佛經在翻譯為中文後，原有的版本早已失傳，反而